

黄济人 著

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纪实

哀军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袁 军

——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纪实

黄济人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3000 印数: 8001—14000

ISBN 7-5438-0762-9

I·89 定价: 9.80 元

《老子·六十九章》：“抗兵相若，哀者胜矣”。意即对抗的两军，如若力量相当，受压抑而奋起反抗的悲愤之师，必然能打胜仗。因此，我国古代有“哀兵必胜”之说。本书记述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实录，阐明的就是这一哲理。

目 录

- 第一章** 雨夜，日本人的枪声掠过古老碑亭汉白玉柱身鳞甲不全却翻飞滚舞的龙的脊梁。…………… (1)
- 第二章** 中南海怀仁堂里，往日空空洞洞的雕梁画柱之间，凭空亮起一盏金碧辉煌的洋人气派的吊灯。…………… (17)
- 第三章** 发生在昨天的悄然无声的一件事，像骤响在五老峰的霹雳，豁露出命运给蒋介石带来的闪电般的契机。 ……
…………… (32)
- 第四章** 最后一丝夜色刚刚从高梁叶儿上褪去，整个绵亘广漫的青纱帐都不安地摇曳起来。…………… (48)
- 第五章** 士兵们手挽手地横站着，城墙般地堵住日机残骸，然后包围上去，像是分享一头奇特的猎物。…………… (62)
- 第六章** 雄宏稳重的无梁殿，默默地承受着这个民族的巨大灾难的负荷。然而，它竟完好无缺，坚固无比。 …… (80)
- 第七章** 上海市民从恶梦中醒来，推开窗户，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中国军队的时候，他们惊喜得哭了。…………… (92)
- 第八章** 北上，沿着津浦铁路，朝着广袤无垠的黄土地，令人心醉的红高粱，向着新的黎明北上。…………… (107)
- 第九章** 所有的稍微白一点儿的壁头都抹得漆黑，即令在阳光下，

这里也是茫茫苍穹之下的一个凝固的墨点。…… (124)

第十章 变了，变了！鱼肚白的天壁变得褐黄而浑浊，云霞像着了魔，被弹雨撕裂的碎片旋转着，冲撞着。…… (140)

第十一章 李宗仁把《金陵晚报》迅速递还给白崇禧，像递还一块烫手的铁皮，一根锥肉的荆棘。…… (155)

第十二章 卫立煌放下话筒，皱起眉头，透过光亮的眼镜玻璃片，直愣愣望着郝梦龄鼻孔下那撮焦黄而污浊的胡须。…… (170)

第十三章 柿林在黑夜里燃烧着，发出可怕的劈劈啪啪的声音。柿子摔在地下，吊在槐树上的是村长的尸体。…… (186)

第十四章 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古城，带砺山河，铜墙铁壁，可与西安媲美，可与北平相埒，而略胜于南京。…… (200)

第十五章 孔祥熙笑容可掬地将陶德曼迎进客厅的时候，望着对方那漫不经心的表情，他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216)

第十六章 坚固的碉堡依然坚固，后退的士兵却因为找不到一把钥匙而无端地放弃了。…… (231)

第十七章 座落在中山门外树林荫蔽的四方城旁边的这幢小房子，犹如一个行将沉没的孤岛。…… (245)

第十八章 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然而，这里分明是桨，是帆，不，简直是舵！谁人掌住它，谁人就春江放舟。…… (260)

第十九章 王耀武抬腕看表，滴滴嗒嗒的声音，竟然催落了他额

头上面那同样滴滴嗒嗒的汗粒。…………… (276)

第二十章 声音，除了日军鱼雷快艇的隆隆马达，胡宗南奉命堵
击渡江的枪声大作，还有数十万老百姓的呼天抢地。

…………… (292)

第一章

雨夜，日本人的枪声掠过古老碑亭汉白玉柱
身鳞甲不全却翻飞滚舞的龙的脊梁。

枪声！

骤响在公元1937年7月7日雨夜的日本人的枪声，掠过古老碑亭汉白玉柱身鳞甲不全却翻飞滚舞的龙的脊梁，惊醒桥头锈迹斑斑的青铜狮子蜷缩却尊严的沉睡，顷刻，便中断了这卢沟晓月碑上那悠久而宁静的历史。

河水流着，继续朝东。永定河。

只有血可以倒流——

翻身而起的，是驻守在卢沟桥畔宛平县城的国民党第29军第37师一个普通的卑微的营长金大壮。现在，绑带已经打在他的腿上了，驳壳枪已经插在他的腰间了，至于刚才斜枕在躯体之下的那口大刀，则是平日里不分昼夜背在身后的。刀柄系着的红绸大绣球被压扁了，压出一股血腥。那是他自己的血，数年前在长城抗战时从握刀的手腕上流下来的。

金大壮夺门欲出。营部桌子上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了：

“日军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

“日军炮击我桥东阵地！”

“日军集团冲锋，朝我桥西猛扑……”

哪里是紧急待命的呼叫，简直是咬掉舌头吞进肚里然后发出来的忍无可忍的呐喊！还有什么迟疑的呢，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话团长吉星文说过，旅长何基沣说过，师长冯治安说过，军长宋哲元说过，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向谁请示什么了。

“我命令——打！”

“打——”

“打！”

“飕飕”尖厉呼啸着的日军炮弹越过宛平城墙，淹没了金大壮嘶哑的声音，当他箭步冲出营部的时候，伴着轰然巨响，漫天火光，营部的所有房屋都被炸到半空，闷笃笃掉落在眼前的，是碎裂的砖瓦，烧焦的断木，他的两个士兵血肉模糊的尸体……

尸体的眼睛没有闭合。

目送着他们的营长登上城楼。

金大壮抚摸着弹洞累累的城墙，钻进了半壁倒塌的工事。也许城门终究要被日军的铁蹄踢开，但，他深信，城楼上昂起的檐角，挺立的青石柱头，连同瓦缝中那郁郁葱葱的荒草，是凄风苦雨卷不去，枪林弹雨摧不垮的！

他用力摇响了这里的电话：

“保卫国家是军人天职，御外战争是我军人崇高荣誉，各连务即晓谕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以卢沟桥与宛平城为吾军坟墓，一寸一尺国土决不丢失！我若战死，战事由副营长指挥，副营长战死，由第一连连长指挥，第一连连长战死，由第二连连长指挥……”

敌我兵力相当，势均力敌，战胜敌人便成了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地了。

那该是他梦寐以求的轰轰烈烈的所在呀！第三营是个加强营。

四个步兵连分别驻守桥东，桥西，城内，城楼。重迫击炮连设在桥头，用以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轻迫击炮连设在东门，用以支援相邻部队。重机枪连设在东南、东北两角城堡，以便居高临下，掩护前方步兵勇猛冲击。所有布署，都是他事先按战斗需要进行的。

两小时激战后，金大壮没有死，不仅没有死，而且愈战愈顽强，他打退日军无数次猖狂的进攻，眼见得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

电话却急促地响了。

北平打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略带颤抖的声音：

“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方才交涉，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贵部第三营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城内。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终被我团长吉星文严词拒绝，是为交战起因……”

金大壮打断林耕宇的话说：

“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便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侵害我国主权，何况雨夜漆黑，日军进入卢沟桥警戒线，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军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借口，欲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城池。我方切切不可听信日方谎言，贻误战机！”

林耕宇的声音变得惊慌起来：

“金营长，你听我说，日方现已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阵地上伤亡的士兵；其二，双方派员入城调查日兵失踪事，时间为明晨六时，此两点已经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意

……”

金大壮再次打断林耕字的话：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即为我 29 军军长，北平方面有了什么决定，他会通过军部命令我的，就是说，现在要我停火，至少要得到吉星文团长的亲自命令！”

丢下话筒不到五分钟，金大壮狠狠地抽着烟，电话又急促地响了，而且居然正是团长打来的，虽然声音是一反常态的低沉和无力：

“停止射击……明晨日方人员入城，汽车须在岗哨前五百米处停车，经我哨兵检查后，方准放行……”

金大壮无话可说。但，跟他的团长一样，不甘屈服，为表示忍辱负重的痛苦的决心，他也需要说点什么：

“那，我方代表是哪些人？”

“王冷斋、林耕字……”

金大壮失望得愣怔住了！莫非神圣的战火就要熄灭在这帮人手里？

他是行伍出身。识字不多，却从来看不起文职官员，那林耕宁虽还不曾见过，但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个贪生怕死的东西。王冷斋倒是保定二期的老资格军人，奈何自从当了宛平县县长，终日长衫布履，文人气派，其夫人又是名流马相伯之高足，能诗善画，尤喜昆曲，每当茶余饭后，笛声绕梁，声传户外，连南京报纸也称王寓为“极乐世界”呢！

王冷斋家住北平南长街，由于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必到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只是上午去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不再到县。今天不同，入夜时分，他在家接到北平市长电话，叫

他立即回宛平现场调查“日兵失踪”事件。调查之结果，本应只向市府报告的，可是翌日清晨，县府大厅里，坐在他对面的却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军事顾问樱井。

“怎么样呀？宛平县城就这么一条破街，针掉了都找得到，难道我大日本皇军士兵失踪整整一夜至今还没法找到吗？”

樱井摆开太上皇的姿态，冷冷笑道。

“樱井先生——”

王冷斋看着对方鼻子下面那撮翘起的仁丹胡，禁不住缓缓低下脑袋。是的，对方正是太上皇，这是历史，《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上有白纸黑字，更是现实，连北平、南京都得罪不起，况乎一个区区县令？这样想时，他欠了欠身，弯着腰杆坐下去：

“昨夜双方开火前，我奉命赶回宛平切实查询了城内驻军各守兵，查证我军并无开枪射击之事，他们每人所带子弹不少一发，即可证明。再则我令警察部队各地搜索，查遍全城户口，不曾发现有失踪日兵之任何踪迹……”

“我问你！”樱井收了笑容，用指头重重地敲着会议桌，“你方警察部队不曾发现，就等于我大日本皇军没有法子找到吗？既有日兵失落，我方在城外搜索无着，就必须进城搜查，方可查明究竟。你说是不是？”

王冷斋坐得直些了，脚下的血，直往脑门上冲，腰老弯着，肺会炸，血管会破：

“我说不是！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退一步说，果有失落之事，也是日军带兵人的责任，与我方有什么干！如若樱井先生效法当年日本驻南京领事藏平自行隐匿之故伎，便是造要挟的借口！”

“借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樱井仰面狂笑，声震四

壁，“应该是借条！我们带来了一张请阁下签名盖章的字据！”说完扭过身子，朝坐在旁边的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眨眨眼睛。

寺平打开图囊，取出一张方方正正的纸头，目露威棱，声冷字重地宣读道：

“有鉴宛平中国驻军挑起事端，造成后果，惟念日中亲善，为不致事态扩大计，现日方建议：一，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置守城之营长；二，昨晚日军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三，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至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士兵，否则日军即刻炮击，直到宛平城化为灰烬……”

樱井的目光，阴沉而迅速地在王冷斋和林耕宇之间扫射着，他在等待中国人的反应，可不一会儿，他便等不住了：

“怎么样？王先生，阁下是地方行政长官，现在事情紧迫，理应当机立断呀！”

王冷斋依然坐着，不言不语，唯一的变化是，他把胸脯挺起来了，把脑袋昂起来了。这种微弱甚至渺小的变化于他的内心却是巨大的，脸色从没有此时这样铁青过，眼睛泛出铜绿，像是朦胧月色下卢沟桥头那尊青铜狮子的复活。

林耕宇突然站起身：

“昨晚冲突与我守城之营长无关，如果日方认为处置该营长便可消除误会，那么我愿意替他去死！”

樱井面露狐疑之色：

“为什么？”

天性孱弱的林耕宇竟泪流如注：

“我守城之营长上有老母需要伺奉，下有小儿嗷嗷待哺，他无罪，他不该去死……我也无罪，但只身一人，生我之父母，养我之国家，国难当头，死何足惜……”

樱井捋捋仁丹胡，忽地面朝着王冷斋：

“阁下听见了吧，这才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想想看，宛平有多少老母，又有多少小儿，难道你就忍心坐视战火重开，生灵涂炭？按照中国的说法，你可是百姓的父母官哟……”

“住口！”

王冷斋霍然而起，大声吼道：

“日军公然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已是侵略行为，昨夜偷袭我宛平城，炸毁房屋，炸死我军民，更是罪恶滔天！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你们才应赔偿我方损失，你们才应即刻撤退军队，否则……就消灭你们！”

说罢，王冷斋撩起长衫，掏出腰间那把小手枪往桌面上重重一拍。

樱井愣住了，但，当他抬起左腕看清楚手表上的指针之后，霎时便从眯眯的网满血丝的眼缝里射出一股尖利骇人的寒光来：

“嘿嘿，没有想到王先生还有这一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话音未落，一枚炮弹突然应声落下，轰隆一声，击塌县府大门外的房屋，气浪翻腾，涌进后院，县府大厅瞬时尘土弥漫，硝烟滚滚！

“没有想到吧？嘿嘿——”

樱井耸了耸肩，双手一摊，咧嘴笑道：

“不过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我大日本皇军驻丰台部队一大队约五百余人并炮六门，已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刚才这一炮，就是他们打的……”

“可惜打得不准。”林耕宇坐回木椅，翘起二郎腿说，“樱井先生可以打电话告诉一木清直，目标距离县府大厅还差二十米！”

“你在迎接死神？很好！”樱井一拳头打在桌子上，“不过用不着我告诉他们了，倒是他们要我向你们保证，下一枚炮弹十分钟后将在这个桌面爆炸！这，可是最后的时刻了……”

王冷斋盯着樱井的拳头，目光是睥睨的，但，他的心里，却兀自悒郁地想起了一木清直脚板的。是的，他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骑惯了高头大马的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为何前不久来五里之遥的宛平城作礼节性拜访时偏偏徒步而行？现在明白了，对方在步测距离，在精心策划，在蠢蠢欲动！这样想时，他承受着一种失职的折磨，他力图将功补过，不惜以身殉职。

“樱井先生，还有寺平先生，来者是客，在这最后的时刻里，请允许我以主人的身份奉陪末座吧！”

王冷斋正欲坐下，只见日方代表竟同时立地而起，面如土色，他在心里笑了，口中吼道：

“局子里来人没有？武装送客！”

宛平县警察局长胡厥倒是走进来了，不知怎的，一副气喘吁吁、惊慌失措的样子！

就在日军炮弹击塌县府大门的时候，几百名犯人拼着力气挤垮了郊外监狱的牢房，越过电网，翻出高墙，除了淹死在永定河的外，其余统统涌进宛平城内大街小巷，于是，当日军炮弹炸平县府大厅便停止轰击后，胡厥奉王冷斋之命全城搜捕逃犯。

正是白日青天时辰，逃犯无处藏身，不过说来奇怪，这支蓬头垢面、衣着褴褛的队伍不仅没有任何分散的动向，连躲藏时必须撕去的缝在衣服胸部的囚犯编号也没有谁撕去，他们仿佛只是改变了放风的地点，并且无限延长着放风的时间。

胡厥很快亲手抓住一个。

这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居然跑在最后头，黄皮寡瘦的脸，瘸的腿，看得出来，腿是在牢房被打坏的，膝盖上有碗口大的伤口，尚未结疤，流着脓血。

他双膝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

“行行好，长官！放了我吧，长官！你让我被日本人活活炸死，还不如让我去和狗娘养的拼命，反正我是个该死的人啊……”

“拼命？”胡厥眉头皱起，“你和谁拼命？”

“谁？还能有谁！”逃犯抬起头，泪水夺眶而出，“……长官，我是丰台人，日本人占了我的房子不说，还糟踏了我的老婆……我，把我那个不要脸的淫妇杀了……可想想，我罪孽，我老婆凭啥该杀？该杀的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啊……”

胡厥浑身颤栗，不觉抖抖地松了手。

“长官，放了我吧！我是无家可归的人，还指望逃到哪里去哟……宛平现在这样危急，多一个人就多一双手，等到把日本人打退了，我会自动回到牢里的……长官，我求你了，我们求求你了……”

胡厥缓缓扶起逃犯，放他去了。

这位警察局长此刻最大的职责，便是下令停止搜捕所有的逃犯，而他最大的义务，则是保护好这些犯人在老百姓中间的安全。寻常日子里，老百姓见了逃犯是要打的，7月6日那天还打死一个，一个为两个铜板坐班房的小偷。

胡厥多虑了。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在日军对面城墙上的相依为命的齐心协力的人们。抢修防御工事，替部队运送弹药箱，把城楼的窗户用棉被遮堵起来，既可防止流弹，也可掩住煤油灯光……像那两股棉线拧成的灯蕊一样，老百姓和逃犯完全混同在一起了，犯人

胸前耻辱的编号，在这里并没有受到一丝鄙夷和憎恨，反倒成为此起彼伏的亲热的称呼。

“31号大哥，把麻袋递来！”

“106号老弟，掩体上多加几铲土……”

胡厥看得有些艰涩，脚下像灌了铅，心上像浇了水，说不清是惊喜还是悲凉。

一个警察跑过来：

“报告！犯人开饭时间已到，每人还是一碗棒子粥吗？”

“不！”胡厥不加思索地说，“每人外加四个馒头，两根大葱！”

另一个警察却跑来报告说，有一群逃犯行迹可疑，他们不顾士兵阻拦，开始冲击西城驻军营房。

胡厥慌忙赶到西城，见这群逃犯已将营房站岗的士兵掀倒在地，忍不住拔出手枪，疾步上前，暴烈地恶声一吼：

“你们要干什么？”

逃犯见是警察局长，一个个全愣住了，隔了半晌，编号为52的囚犯才抖抖索索地吐出两个字来：

“要刀……”

“要刀干什么？”

“磨……磨……”

52号近乎结巴的声音把174号惹笑了，174号干脆挤出人群，直端端地站到胡厥的面前：

“长官，29军的大刀是出了名的，可我们这位52号是廊坊有名的磨刀匠啊……”

胡厥懂了，恍然大悟了，这种大悟使得他的情绪产生着难以抑制的逆变，他反倒结巴起来，声音是哽咽的：

“你们进去吧……去磨……拼命磨，磨出泡，磨出血……把宛

平守军的每一把大刀磨得锋利无比，削铁如泥……让我们的将士朝日本鬼子头上砍去……”

52号衣袖高卷，双腿未动：

“长官，告诉我，守军谁最勇敢？今个儿我是专门为他磨刀来的！”

“金营长，金大壮！”胡厥沙哑着嗓门吼叫道，“他是第一个向日本鬼子举起枪的中国人……”

金大壮双臂都断了。

双臂是在8日入夜为收复桥东失地的战斗中失去的。

当天正午，就在日方代表樱井、寺平屁滚尿流回到丰台不久，日军由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督阵，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直接指挥，先以强大炮火狂轰滥炸，后以战车掩护步兵层层逼进，向宛平守军发起大规模的凶猛攻击。

黑云压城。

压在城楼掩体里金大壮的心头的，却是一团被人愚弄的怒火。日军如雨骤下的炮弹告诉他，如云密布的战车告诉他，日军在丰台的兵力确乎大大增加了。而这以前，日军不过玩弄玩弄疑兵之计；也在这城楼上，有次他看见一辆日军汽车摔落几个弹药箱子，箱子摔坏了，里面装的全是石子。又有一次他看见汽车摔下一个日本兵，心里正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殊不料这“日本兵”很有弹性，掉到地上一蹦老高，差点跳回汽车上去，这才明白那满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都是他妈的橡皮人。

但，发生在昨夜今晨的却是日军惯用的大战之前的缓兵之计！宛平县府大厅那张小小的谈判桌，掩住了茫茫夜色，掩住了漫漫晨雾，掩住了日军增援部队浩浩荡荡的豕奔狼突，那枚炸响在宛